

妇女运动史资料

5

福建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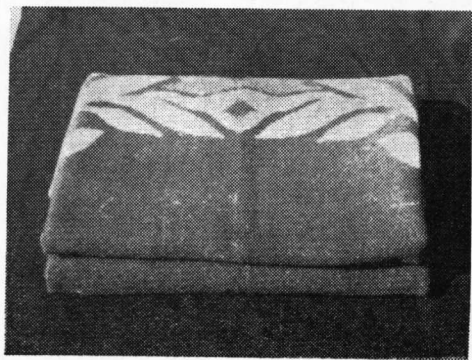
福建妇运史资料

第五集

福建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



唐义贞烈士



唐义贞烈士送给范其标同志御寒的毛毡。



这是唐义贞烈士在苏联莫斯科中国人民劳动大学学习时，在莫斯科郊区乡村的留念。



莫斯科中国人民劳动大学部分学生在苏联海滨的合影。后排右一为唐义贞烈士。前排右一为曹舒祥烈士。



这是唐义贞烈士生前用过的脸盆。

目 录

- 深切怀念母亲唐义贞烈士……………陆范家定
李文生整理 (1)
- 在杜鹃花丛中
- 吴静焘烈士牺牲记实……………《上海女英烈》(8)
- 忆章永端大姐……………章国斌等 (11)
- 梁惠贞烈士的碧血丹心
- 党的巾帼英雄……………克 里 (15)
- 武夷山下一劲松
- 记革命老妈妈王端娇
……………《闽北妇运史资料》第二期 (19)
- 严以律己 无私无畏
- 回忆共产主义战士朱凝同志……………王卓如 (24)
- 寓伟大于平凡 寄壮丽于朴素
- 回忆革命母亲李梨英同志……………卢 胜 (27)
- 从童养媳到革命战士
- 黄秀娇同志参加革命前后片断经历的回忆
……………《闽东妇运史料》第一期 (35)
- 慈母与战士——怀念母亲连大妹……………郭永星 (40)
- 心坚似铁 英勇就义
- 记烈士游春妹同志牺牲前后
……………《闽东妇运史料》第十五期 (47)
- 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同志二、三事……………姚寅虎 (50)
- 悼民族女英雄李林同志……………中共中央妇委 (58)

胡月花奋勇扑灭火海·····	《闽东妇运史料》第二期	(59)
闪光的生命——忆简秋容女烈士·····	杨兰珍	(62)
怀念鹭鸶岛上的渔民·····	林汝楠	(70)
红色妈妈——曾 稳·····	毛 粟提供 郭清汉整理	(75)
革命女烈士英名录·····		(79)

深切怀念母亲唐义贞烈士

陆范家定 李文生整理

我的母亲唐义贞烈士牺牲四十八年了。她生下我不久，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仅二十五岁的青春。

岁月无情地流逝，但永远不会冲淡我对母亲铭心刻骨的情思和怀念，她伴随着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一九八〇年九月，我终于在福州和父亲陆定一同志团圆了。可是，母亲啊，您在那里？每当父亲及其亲人们怀着无限深沉、敬仰的心情讲述起母亲“只要我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的革命生涯时，我总是热泪滚滚，思绪万千。她那金子般的心，水晶般的灵魂，永存于我记忆的长河之中……

爱国之家孕育的种子

母亲于一九〇九年七月二日出生在湖北武昌城郊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父亲唐心舟，是个颇有声望的老中医，精通祖国医学，为人正直，母亲赵喜龄，贤慧善良。五个哥哥都从小接受了知识教育。其中，大哥唐义精，是从事艺术工作的教育家，曾创办和主持湖北艺术专科学校，五哥唐一禾，早年留学于西欧，是闻名全国的油画家，全力支持搞好艺专的教学，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画家和艺术教育工作者。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掩护过不少革命同志，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教育、艺

术、卫生界人士的尊敬。大哥还和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武汉地区党组织负责人董必武同志结成好友。我母亲就是在这个爱国、艺术之家孕育成长。在她懂事的时候，大哥就对她进行了爱国主义和渴求知识的启蒙教育。在她刚走向社会时，大哥又对她说：“将来你们信仰什么可以选择，但为人要正直，要对得起祖国和民族，”这些都在她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而，她从小就心地善良，懂得关心别人。在小学时，她不仅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而且还用自己的零用钱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一九二三年秋，她以优异的成绩破格考入了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这以后，她进一步把这种家庭培育的品格和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为了向传统的旧观念挑战，她在学校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常找同学谈心，唤起她们的觉悟。那时，每逢节假日，常有一些女同学因反抗封建婚姻而无家可归时，她挺身而出，主动地让这些姐妹住到自己家里，问寒问暖，帮助她们进一步鼓起勇气，冲破封建婚姻的桎梏。每当姐妹们诉说起吃人的封建礼教对她们的迫害时，她也常流下同情、悲愤的泪水，加深了对旧社会本质的认识。

革命危难之秋的战斗

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母亲得到了董必武、恽代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她为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所鼓舞，憧憬革命胜利的美好前景。但是，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加上党内的右倾错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悲壮地失败了。阳光灿烂的武汉三镇一下天低云暗，到处流着共产党人的鲜血。在这严峻的考验面前，一些人叛变了，一些人屈服了，又有一些人吓得做了逃

兵。而母亲没有任何的徘徊观望，以坚定的信念，和同志们一起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高举红旗去战斗。这时期，她的任务是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负责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汉口江岸铁路工人的组织、宣传工作。这一任务极其艰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加上她是知识分子家庭，各界知识人士来往频繁，无形中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注意的目标，危险性就更大了。但是，母亲不顾个人安危，凭着一颗对党的赤胆忠心，勇敢机智地同敌人斗争。为了避开特务，暗探的盯梢，她每天早上一身工人打扮，从家里出去时走后门，穿过邻居的篱笆，越过一块不引人注意的污泥潮湿地带，渡过长江，出现在江岸铁路工人中间。她一边劳动，一边和工人谈心，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她说：“工友们，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是，我们党还在，人民还在，我们没有屈服。只要大家团结一条心，就一定能度过难关，争取新的胜利形势的到来。”这些充满信心的语言，给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人极大的鼓舞。母亲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每天都到晚上才回家。尤其是夜深人静时，她还未回来，黑暗的夜空又不时传来一阵阵狗叫声，她母亲、哥嫂、妹妹无不担心她的安全，焦急地等待她回来。每当她回家时看到这种情景，十分感动，就劝慰亲人们说：“不要紧，我会注意安全的。”正是经过她与同志们的艰苦努力，江岸铁路工人的力量更团结，更壮大了，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父亲一生难忘的知己

一九二七年秋末，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母亲前往莫斯科中国人民劳动大学学习。她是知识分子，被编入中国人民劳动大学的正式班，同她一起学习的有杨之华、曹舒祥等同志。当时

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和驻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代表瞿秋白、邓中夏、何叔衡、陆定一老同志也是母亲的良师益友。在他们的指导下，她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开阔了政治理论视野，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列宁主义的故乡是难忘的。我母亲和父亲（即驻莫斯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少共国际代表、团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结为伴侣。结婚时，并没有什么仪式，不过请了几个相好的朋友吃吃中国饭而已，这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向的结合。从此，她作为父亲“一生忘不了的知己”，无论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还是王明“左”倾残酷迫害的非常时期，始终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对真理的追求，对爱情的坚贞。还在莫斯科时，王明一伙篡夺了中国人民劳动大学党组织即“支部局”的领导权。他们为了达到打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及我父亲的目的，给母亲扣上了“反对支部局”的罪名，开除了团籍和学籍，被送到“医务训练班”进行变相改造。对此，母亲深知这些人的用意，坚持真理，不屈淫威。当王明一伙威胁她要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表态时，她坚定地说：“我相信代表团和陆定一同志是对的。”当责问她：“回国后还革命不革命？”时，她有力地驳斥道：“我还要革命，共产党人怎么能不革命呢！”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处于逆境中的崇高品质。

一九三〇年七月，我父亲回国了，不久母亲也回到了祖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并恢复了团籍。是年初，父母亲又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参加如火如荼的根据地的斗争，母亲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这时王明一伙已回国，他们出于宗派主义的需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变本加厉地对我父母亲进行打击迫害。父亲被撤了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长、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等职务，被降到上海团中央当一般干部。

三三年二月，当团中央被敌特破坏时，他们还造谣我父亲逃跑回家，作出决议在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中全文刊登，决定“开除陆定一的团籍”。当时，母亲正担任中央苏区卫生材料厂厂长，已经和父亲失去了半年的联系，一点消息都无法知道。面对这种残酷打击，她始终表示了对我父亲的信任，对王明一伙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有一天，王明一伙中的一个“大人物”，骑着高头大马，来到母亲的住处，恬不知耻地对她说：“你嫁给我吧，陆定一逃跑回家，是不回来的了。团中央已经决议开除他的团籍，登了报了，千真万确，全国都知道了。你还要白等么？”对这种无耻行为，她回答道：“陆定一是一定会回来的，我要等他！”这个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而去。

半年后，父亲回到了中央苏区，在董必武同志的直接干预下，他的冤案由中央组织部平反了。分别一年多的父母亲又重逢了，这是他们婚后第三次别离后的相见啊！但母亲克制自己的情感，没有更多地诉说自己在“左”倾错误打击下的逆境，所关心的是这段犹如生离死别的日子，亲人是怎么顶过来的，从中充满了对真理的信念，对爱情的忠贞。现在，每当父亲回顾起母亲的高尚情操，总是感激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义贞就是我的知己，我一生忘不了这样的知己。”

鲜血洒在闽西的土地上

三四年十月，王明“左”倾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离别亲人、故乡远道长征。我父亲随中央机关一起长征。母亲身已怀我，快要分娩，不能随大部队出发，必须留下来坚持斗争。离别之际，母亲从卫生材料厂来到父亲的住处，克制心中难于平静的心情，给即将远征的亲人各方面

的安慰和祝愿。然而，这竟是最后的离别，从此他们再也没有相见了。这正如父亲回忆的，“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唯有心相知。”

父亲长征后，母亲为了革命的胜利，把生死置之度外。她一开始就承受了母女分离的痛苦，把出生在苏区，伴随她四年的女儿，我亲爱的姐姐叶坪，寄养在瑞金叶坪村的一户农民家里。随即，她和派往闽西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毛泽覃以及贺一等同志来到长汀四都一带坚持斗争。这时期，斗争环境格外恶劣，生活异常艰苦。可是，王明一伙对母亲的迫害仍不罢休，无故开除了她的党籍，生活上处处刁难，仅给了她两元钱的生活费用。面对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她以共产党人的胸怀，以罕见的毅力和同志们继续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她心中只有党的事业，根据地人民的安危，至于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一次，福建省苏土地部长游荣长同志患了打摆子病，病情严重，她不顾自己将要分娩的身子，抢救病人，使其转危为安。又有一次，她和贺一、蔡纫湘、王淑振等五位女同志一起疏散转移，她们商定，将来谁见到另一个人的丈夫时，要代传口信。母亲说，你们以后能见到定一，就转告他：“只要我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相信定一也一定会这样做的。至于夫妻是次要的，如果能够团聚，当然愿意。为了革命而办不到的时候，也只能随它去了。”

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母亲在圭田乡苏维埃政府即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范其标同志（也就是我养父）家中生下了我，还给我取了个象征父母亲情谊的名字，叫小定。她是多么疼爱我这个刚来到人间的孩子啊！但是，为了革命的胜利，她流着眼泪，忍痛不让我吃奶，只喂米糊，并在出生后的第四天就将我

送给养父、养母抚养。每当我饿了，哇哇地哭个不停时，她的心都要碎了，多么想给我吃上几口奶水，但一想到为了继续和同志们坚持斗争，她没有这样做，只是把我从养母手里接过来抱在怀里，不停地亲着我，而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淌下来，洒满了我的小脸。对我姐姐叶坪，也无时不寄予思念，常常梦中呼喊姐姐的名字，但是，她更关心的是革命，工作、他人。当我养父无御寒棉被时，她把自己的毛毡送给了这个红军战士。她还对圭田乡的群众说：“由于过去封建统治的压迫剥削，根据地的文化很落后，革命胜利后，一定要提高贫苦农民的文化知识，把这里建设成美好的山区”。

一个月后，敌人逼近了圭田，上级通知母亲转移。于是，她又一次承受心灵的痛苦，把我留给了养母，留下了一些日用品。她还用中文和俄文写下了在湖北武昌的地址交给了养父，随即在圭田乡苏二位同志的护送下转移了。

母亲转移后，在姜畲坑一带的福建省军区医院当助医。可是，敌人很快占领了这个地方。一九三五年一月底，母亲不幸落入地主还乡团的魔爪中。敌人对她严刑拷打，要她供出其他同志的下落，她严正拒绝、破口大骂，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于是，惨无人道的敌人将母亲的肚子剖开，让她活活地痛死。就这样，母亲的鲜血染红了土地，英勇地牺牲了。

母亲永远离开了我和父亲。但是，她的英灵永存于世。她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一个真正无畏的共产党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在杜鹃花丛中

——吴静焘烈士牺牲记实

一九三三年四月，闽西北山区山花烂漫，那抗拒了严冬摧残更加生机勃勃的杜鹃，在万绿丛中绽开了一簇簇艳红的花朵，点缀着革命根据地的春天。

山路上走来两个年轻的女红军。一色的灰布军装束着皮带，五星军帽压着短发，一样的轻捷矫健，俊秀威武，象是山坡上开放了两朵英雄花。这就是中共建宁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吴静焘和妇女部长刘志敏。她们刚参加了中央局的扩红（扩大红军队伍）会议，赶路回县委。

一路上，她们翻山越岭，晓行夜宿。渴望战斗的激情使她们忘却了疲劳，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即将大力开展的扩红工作，不觉来到了离县城七十里上下的客坊镇。

这客坊镇原是建宁反动武装保卫团的老窝。保卫团被红军击溃后，一部分残余匪徒逃进山里，经常偷袭我分散人员。而这时，客坊镇的红军恰恰护送一批干部去了县城。吴静焘和刘志敏同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走了十几里地，穿进一条山沟。两边山岩陡峻，丛树错综，空寂寂没有一个人，阴森森看不见天，只听到溪水注入深潭发出的淙淙响声。

突然，黄鸟悲鸣，山风呼啸，一阵嘈杂的声音从山坳里传来。她们停住脚步，静听少时，断定是遇到了保卫团残匪邹花

面一伙，只好暂时隐蔽。

但是，在匪徒越来越近的狂吼声中，夹杂着乡亲们愤怒而坚定的声音。吴静焘和刘志敏同志意识到是赶圩的农民遭到匪徒的裹胁。

“宁可牺牲自己，绝不能丢下老百姓！”她们立即跑上近处山头，只见匪徒们正用枪托、拳头殴打群众。“叭！叭！”刘志敏举起了驳壳枪，几个匪徒应声倒下，其余匪徒一时间懵头转向。

被围困的群众激动地呼喊着“红军同志”，目标不一地奔跑起来。吴静焘连忙大声喊：“同志们，卧倒！赶快卧倒！”为了避免误伤群众，她们只好暂停打枪，继续喊话，却被匪徒们发现了。匪首邹花面大声咆哮着：“他妈的！不要怕，是两个红军婆，给我捉活的！”匪徒们呼啦啦向着山头冲来。

吴静焘、刘志敏同志抱着必死的决心，用两支手枪展开了“点名”攻势，她们沉着镇定，弹无虚发，不一会，山脚下就躺下了四、五个不能动弹的匪徒。邹花面恼羞成怒，疯狂吼叫：“打！开枪打呀！”

密集的子从吴静焘、刘志敏左右飞过。吴静焘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硬拼，要想办法掩护群众脱险，立即对刘志敏说：“把手榴弹留下，你掩护群众撤过山头，我抵住匪徒！”

“不，我掩护，你带群众撤吧！”刘志敏恳求地说。

这时，匪徒已冲到五十米距离处，不容再分辩了。吴静焘把刘志敏向旁边一推，向敌群甩出了一个马尾手榴弹，然后举起手枪正欲射击时，一颗流弹击中了她的胸膛……。

“吴部长！吴部长！”刘志敏返回来扑过去。她拿起战友留下的手枪，双手举起双枪，射出了战友没有来得及射出的子弹。子弹打完后，她搬起一块大石头，用尽平生力气，狠狠掷向匪徒。

这时，刘志敏虽已手无寸铁，却有着满腔怒火，她突然象猛虎一样扑向冲上来的匪徒，夺取他们手中的大刀，不料却被侧面的匪徒砍倒，跌在山坡上。

在这万分危急之时，山下传来一阵激烈枪声，匪徒们呼爹叫娘乱作一团。原来是客坊镇的红军从县城返回，赶来增援，打败了邹花面匪徒，解救了被围的群众。

战斗结束了，人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寻找舍己救群众的女英雄。两个年轻的女红军，一样的军装军帽，一样的俊秀威武，如今双双躺卧在高峻的山岩之上，躺卧在艳红的杜鹃花丛中。她们的豪气使山更青花更红，根据地的春天更美丽。

吴静燕简历：原名吴蕃葆。一九〇四年生。江苏省武进县嘉泽乡人。一九二一年在常州崇真女中住读。一九二三年以后进南京江文女中读书。一九二五年，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在二哥吴维忠（共产党员、革命烈士）的帮助下，毅然脱离家庭，出走上海，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在上海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余泽鸿同志（曾任共青团上海大学特别支部书记）结为夫妇。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九年——三〇年间，在上海住党中央机关。一九三一年夏，离开上海，去南方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任闽赣省委建宁中心县委妇委书记，宣传部长。一九三三年四月下旬，到江西参加中央局扩红会议，归途中在建宁附近的客坊镇遭敌人伏击牺牲，年仅廿九岁。

《上海女英烈》

注：刘志敏同志此次并未牺牲，只是受伤昏迷，伤愈后又继续投入战斗，1935年牺牲。摘自中共福建建宁县委党校曹加忠同志：《妇女部长刘志敏》

忆章永端大姐

章国斌等

章永端大姐是宁德县霍童公社街尾章厝里人，生于一九〇九年，她九岁进入宁德一所高等小学读书，十九岁毕业于福州仓前山私立寻珍女子师范学校。二十岁随同战友郑长璋、丁铭懿等来宁德筹备县党部，那时她担任筹备委员，党部宣告成立后，任妇女部长兼县妇女协会主任职务。在“四·一二”政变后，宁德国民党右派乘机反扑，围攻宁德县党部时，她为了保护党部档案身负重伤罹难身亡，时年仅二十一岁。

下面是我对大姐一、二片断的回忆。

姐 姐 身 世

在解放前，我家十分贫寒，有兄弟姐妹九人。她行居大姐，从小就很懂事，聪颖活泼，并渴望能上学读书，她的求知欲望虽然得到父母的赞助，可是因为家里穷，无法满足孩子的要求。父亲在三十四岁时，家庭经济更加拮据，经人介绍推荐到霍童教堂的包、陈两个“师姑”处肩挑打短工，靠出卖苦力来维持家庭生活。父亲虽是目不识丁，但是个勤快、憨厚的人，在教堂里勤勤恳恳地劳动。有一次“师姑”打发父亲扫地时，故意把银圆丢在地上，父亲发现后便拾还给她们，从此父亲更得她们的信任，不久被送往福州神学院训练班。他学习回来后，每月津贴七、八元。我母亲谢氏也搞孵鸡、鸭收入来共